



十八 步言

SHI BA SUI XUAN YAN

陆星儿 著



白玉兰丛书

十八岁宣言

陆星儿

四川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八岁宣言/陆星儿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0. 10

(白玉兰丛书)

ISBN 7-5408-3493-5

I. 十... II. 陆...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724 号

责任编辑: 胡 正

装帧设计: 王 凌 何一兵

责任印制: 李 力

白玉兰丛书——十八岁宣言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印 刷: 成都书林印刷厂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东街 42 号 邮政编码: 610045)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书 号: ISBN 7-5408-3493-5/I·40

字 数: 245 千

印 张: 12.25

印 数: 2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十八岁宣言	1
上路了	60
姗姗出狱	119
跋	192



十八岁宣言

(一)

恒温的机房虽然有一长排铝合金的玻璃窗，但窗户的插销永远闭锁着。铝合金窗的玻璃是茶色的，像一张张透明的滤纸，窗外大好的阳光一经这样的“过滤”，显然暗淡，毫无生气了。而这间容纳着近百台电脑的大机房，又被一块块灰色的纤维板切割成上百个蜂窝似的“小方盒”，每个“蜂窝”的空间都计算得严密，正好嵌进一张电脑台和一把椅子。过滤后的光线，再经纤维板的阻挡，便所剩无几。

挡了阳光多可惜啊！君君一走进“蜂窝”般的机房，脑子里就会跳出这样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君君喜欢晒太阳，大夏天日头再辣，她不戴草帽，不打阳伞。有阳光多好，出太阳的日子，一早去上学，君君都是连蹦带跳的，有时，她胡思乱想，如果投胎做一棵植物，她一定是朵向日葵。真的，一到阴天，她就搭拉脑袋无精打采了。可坐进这个被茶色玻璃和灰色纤维板挡住了阳光的“蜂窝”，绝对不容她想入非非，什么阳光、什么向日葵，必须一扫而光，眼前的屏幕和手下的键盘要求她时时刻刻都聚精会神。虽然从早到晚练的就是五笔字型，很单调，但是，打字的速度



度每天都有指标，每天都要接受考查，考查的成绩划到机房门口的一块大黑板上。君君庆幸自己“小脑发达”，反应灵敏，因此，她名字下的红箭头傲然地一路领先。这“红箭头”的意义非同小可啊，就是这个领先的“红箭头”使她鹤立鸡群，从各职校同时来这个通联寻呼股份有限公司参加培训的女学生有七八十个，君君是第一个凭着遥遥领先的“红箭头”从低级班升到了中级班。但君君知道，她丝毫不能松懈，还要努力升级，直到高级班结业，才有可能被通联公司留用。这年头，一切都是快餐式的，一个月的培训，如不能“速成”、“上岗”，还得继续交费、继续接受培训，每期的学费350元，而第一笔学费是500元（必须买一个通联的BP机）。无论如何要一次性“速成”！君君没钱再给自己第二次机会，不能让500元白白地扔进水里。这500元还是舅舅瞒着舅妈借给她的，说好一有工作，第一个月拿工资就如数还清。长到十八岁，她第一次尝试“借钱”的滋味，身上有了500元的压力，君君才觉得自己有了要“偿还”什么、要“负担”什么的责任，有了对责任的初步体会，她似乎明白了“十八岁大姑娘”的真正含义。

而这一天，正是3月18日，君君的十八岁生日。早上，离开家的时候，母亲带着歉意对君君说：“这个生日只能过得马虎点，你爸爸今天还要去医院复查，说不定医院会留他住院。”一想到父亲的病，君君的心跳“扑哧、扑哧”地像打桩机的重锤一下一下的很沉重。父亲得的是血液里的病，医生的诊断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听母亲说，其实就是白血病，需要经常地换血、输血，但是，父亲工作的丝绸厂去年已经倒闭，发工资都成问题，哪有钱报销医药费？父亲曾经是销售科的负责人，可以说，工厂的收入都是靠他们的两条腿跑出来的，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啊，所以，父亲对自己的病能拖则拖，他心疼厂里的钱，也不舍得花



家里的钱，找种种理由不去医院看病，直到母亲翻脸了，鼻涕眼泪地哭成个泪人，父亲才答应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君君出门前，父亲躺着听新闻，她安慰了父亲：“我这个月争取升高级班，下个月争取上岗，再下个月领工资，一千五啊，你就放心治病吧！”父亲欣慰地笑笑，没血色的脸很难得地光亮了一下，十八年含辛茹苦，女儿总算养出头了，他拍了拍君君的鼓鼓的脸蛋：“今天你十八岁生日，真是个大姑娘了！”

十八岁了?! 君君不由得在键盘上打出这句话，并在这句话后面跟上问号和惊叹号。十八岁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一个紧要关头，用他们班主任的北方话说，这是一个“坎儿”，迈过这个“坎儿”，摇身一变，她从一个“小姑娘”顿时变成一个“大姑娘”了，这意味着什么? 君君不愿多想别的，现在，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工作、尽快挣钱，母亲退休，父亲生病，幸亏她成人了，完成最后的实习，拿到职校的毕业证书，她就要走上社会、走上岗位，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这就是她十八岁生日对自己的希望，很实际，一点不浪漫，看到母亲为父亲的病愁白了头发，她哪里还有情绪浪漫? 但毕竟是十八岁生日，非同寻常，不能太怠慢了自己，君君还是打算自己给自己庆祝一下，已经悄悄地约了翁梨，中午她请客吃肯德基。为了筹集这笔请客的费用，她已经省了一个礼拜的车钱和饭钱，从五元的盒饭降到三元五角的兰州拉面，又从兰州拉面继续下降到一元五的果酱面包和豆沙包，但果酱包和豆沙包三口两口的吃不饱，下午三点钟肚子开始饿，只好去食堂拼命喝水，喝了水就不断地想上厕所，可是，培训部对她们这些培训生宣布的纪律中有一条最苛刻的规定：每半天只许离开机房两次，或者喝水、或者上厕所，每次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如超过时间的就要吃罚单，超过三张罚单，记过一次。君君对翁梨说：“这种规定怎么像课文《包身



工》里描写的那样。”翁梨警告君君：“这种话不好乱说的，让带班的老师听到，多给你几张罚单，500元就泡汤了，别想让他们再录用你做上岗小姐。”翁梨虽然只比君君大半岁，可为人处世很用心，显然要比君君成熟得多。

在职校三年，君君各方面都活跃、都优秀，谁都不在她眼里，而唯一让她服气、让她不敢犯狂的就是翁梨。这个“死梨子”（这是君君对翁梨的“专利”，哪个同学敢这样称呼翁梨？）的聪明在学校里远近闻名，她们一块儿来通联公司参加培训，第一次摸底考查，翁梨的打字速度就达到了一分钟一百多个字，立刻破格跳级，一下子升到中级班，过一个星期又马上升高级班，这样，满一个月的培训时间，翁梨便胜利在望，她最有把握被公司留用，她付500元，最值得，保险系数最高，哪个同学不羡慕？君君从心里为翁梨高兴，她最清楚翁梨的困难，父母还在安徽，她住在舅舅家，也挺挤的，翁梨一心等待着毕业、工作，用自己的钱去租一小间房子，哪怕比亭子间还小，只要能放下一张小床、一张桌子就心满意足了。君君很理解翁梨的心情，寄人篱下最不是滋味。相比之下，君君总算还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尽管是利用一楼的天井搭出来的，阴天下雨犯潮，墙上一块绿一块黑的尽是星星点点的霉斑，可这毕竟是她的活动空间，能够关起门来想怎么就怎么了。十八岁的“大姑娘”大概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空间”，还包括心理的……

君君看表。刚过十点半。才十点半啊！时间像蜗牛在爬。君君忍不住开始想象和翁梨一起坐在肯德基店朝马路的大玻璃窗前，被中午明朗温暖的阳光笼罩着，一边啃鸡腿，一边喝可乐，一边神聊着，无法形容的舒畅愉快，真是享受。君君不由得为“阳光”、“鸡腿”、“可乐”而欢欣鼓舞，十个手指随心所欲地在键盘上跳跃起来，那样快速、灵巧，像个熟练的钢琴师在弹



奏一首轻松的舞曲，只是，屏幕的显示顿时混乱起来，可君君的眼睛似乎看不清屏幕，她仿佛为轻松的舞曲陶醉，轻轻地摇头晃脑，得意非常。

“喂，你抽风啦？”负责培训生工作的秦静老师倚着灰色纤维板，斜着目光审视着君君面前的电脑：“你自己看看，你打了些什么东西?!”

君君一听到秦静老师又细又尖的声音浑身一颤，好像突然淋了一桶冷水，立刻清醒了。要说这个秦静老师，其实，比她们这些职校来的培训生只大两岁，也刚刚二十出头，但培训部的老师，都是从拷台的上岗小姐中选拔出来的，个个都能干，尤其是秦静老师，她小个子，长得不起眼，但一张口说话，挺扎人的，虽然不是凶声凶气，语调却冷冷的，好像藏着一根根带刺的冰碴。君君想为自己辩解一下，否则，给吃个罚单就亏了，她已经有过两张罚单，都是为喝水超过了时间。这不能怪她，饭厅里只有一个净水桶，人又多，大家争先恐后地挤在龙头前，君君懒得和别人抢先，这很没风度的，可是，一讲“风度”，她就犯规。有一次，将近十分钟才喝完一杯水，秦静老师火了，不仅给罚单，还批评她“存心磨洋工”，那一次，君君没有解释，解释没用，磨洋工就磨洋工吧！在那天的日记里，君君还挺幽默地自嘲一句：“据说，这个通联寻呼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外合资的，美国人是股东，我真是‘磨洋工’了！”君君回头刚要开口，秦静老师下令了：

“君君，你马上关机，出来！”

“干吗?!”君君坐着不动，看样子，今天的这张罚单是怎么也躲不过了：“我没做违犯纪律的事！”她极力维护自己，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不能吃罚单，三次罚单一记过，升高级班的希望就砸锅了，不升到高级班，上岗的可能更遥遥无期了，而最让



人担心的是，满一个月培训不过关，还得继续交纳 350 元的学费，她不想再“贷款”，她不能再“欠债”了。

“你出来，跟我去更衣室。”秦静老师扭头走了，走到机房门口又对坐在靠门边的方云云说道：“你也出来！”接着，她又提高声音面对整个机房宣布道：“你们统统关机，到更衣室外面的走廊里排好队。”

去更衣室干什么，有话哪儿不能说？君君很疑惑，好在，有方云云“陪绑”，她心定了，看来，不单单为教训她，何况，秦静老师命令所有的人都要等在更衣室外面，好像出什么事了。

每次走进更衣室，君君总有一种好像换了衣服要跳进游泳池的感觉。更衣室开间不大，四面墙壁上钉满了一格格的小箱子，她们是四个学生用一个箱子，外套、鞋子必须塞进箱子里，若发现有衣物留在箱子外面，罚款十二元。所以，团成一团使劲塞进小箱子里的衣服都像咸菜干。

秦静老师开亮更衣室的灯，关上更衣室的门，然后，用她又细又冷的声音对君君和方云云说：“你们把箱子打开，把你们自己的衣服和包拿出来。”君君和方云云虽然心有疑虑但还是迅速地从箱子里拿出衣服和包。秦静老师把手伸进她们的包里掏了掏，又摸了摸她们衣服的口袋。

“为什么要查我们的东西？”君君忍不住问道。

“你们把工作服脱了，把皮带解开。”秦静老师不说话，只是埋头把她同样瘦小的手，插到已经解开皮带的方云云的腰里，拎起云云的裤腰用力抖了抖。

“秦静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在我们身上查什么？”君君不肯解皮带，凭什么？！

“我也不希望在你们身上查到什么，这是为你们好。”秦静老师仍然不作正面回答，她一双瘦小的手却执意地摀住君君贴着



小腹的两只口袋。

君君只觉得小腹两侧像触了电，浑身颤栗。她裤袋瘪瘪的，连一张纸片都没有。

“君君，你把棉毛衫拉出来。”秦静老师秀气的眼光一反常态，充满了怀疑和警觉。

君君一赌气，三下两下的干脆把棉毛衫从头顶拔了出来，贴身的还有一件乳白色圆领汗衫，汗衫薄薄的已经透出了垫有海绵的胸罩，她的胸部结实、饱满，高高隆起，而凹在乳房中间的剧烈的心跳，牵动了整个胸脯一起一伏。她很冲动，把棉毛衫狠狠一甩，棉毛衫掷地无声，显然没有东西，却像落下一朵大蘑菇。但君君甩了鞋踩了一脚“大蘑菇”。她是想以此证明自己清白？她是想以此表示自己的抗议？

“秦静老师，是不是有人丢东西了？”方云云追问道。

“你们穿好衣服可以吃饭去了。”秦静老师还是避而不答：

“君君，你去告诉大家，两个两个进来，等在外面的同学不许讲话。”

君君走出更衣室看到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她一句话也说出来了，喉咙里仿佛塞了团棉花，连喘气都困难，心堵得慌，脸都变色了。方云云跟在君君身后，挽了君君一把，并向长长的队伍转告了秦静老师的话。队伍立刻骚动：

“听说有人丢钱了！”

“是不是审问你们？”

君君哑巴似的走过队伍，突然被排在队伍里的翁梨拉住了胳膊，把一个包装漂亮的礼品盒塞在君君手里：“你在公司门口等我。”君君看到礼品盒的绸带上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她这才从恶梦中突然醒来似的，深深地呼口气。但是，她的心情仿佛被冲刷了、被洗劫了，空空荡荡，对“过生日”和“吃肯德基”



的那份欢欣也无影无踪了。

(二)

吃快餐的时代，使肯德基店从早到晚都热闹，到中午的时候几乎门庭若市，最热情、最踊跃的顾客是小孩子和年轻人。任何一种食品能把人群中的这两大部分紧紧地吸引住，赚钱是必定无疑的，小孩子不懂得心疼钱，年轻人追求的就是大把大把地花钱。

君君和翁梨属于年轻人中的少数，她们都难得来肯德基店，在职校读书，父母每个月给君君一百元零花钱，包括中午的一顿饭钱，还好有了双休日，能为她省下四顿饭钱，这才有了二十多元真正能用来“零花”的钱。而翁梨的情况更糟，连一百元都保证不了。

“你干吗给我买礼物？还花钱包装！”君君很体谅人：“到了高级班，你们不是还得交书费买资料？！”

“你生日，你又请客，我送点小礼物很正常。”翁梨所说的小礼物其实不小，她讨价还价，好说歹说、花言巧语，才把一个标价四十元的八音盒砍到三十元，她羞于说出事实真相，因为，她口袋里只有三十多元，几乎倾囊而出。

“那你快点吃呀，薯条和鸡腿都凉了。”君君把盘子往翁梨面前推过去。

“你自己为什么不吃？”翁梨又把盘子推向君君。

“我吃不下……”君君咽下了后面的话，她不仅吃不下，而且，闻着油香气一阵阵恶心。平时，没钱吃肯德基，但是，只要走过肯德基店，她会情不自禁地深呼吸，总想嗅一嗅这股特殊的香气，然后，再暗暗地嘲笑自己：没出息！今天，真倒霉，好不



容易攒足钱买了双份套餐，却让莫名其妙的搜查倒了胃口。

“我也不想吃。”翁梨的情绪也低落，她今天穿了条背带裤，穿和脱都不太方便，是因为特价，十元钱一条，实在便宜，她才买的，没想到进更衣室，培训部老师让她解背带，那条背带裤看上去肥肥大大的，好像可以往里面塞很多东西。解背带的时候，手不听使唤，弄好半天，才松开搭襻，搭襻一松开，她感到羞涩、羞辱，手一哆嗦，背带从她手里滑出，宽松的裤子一下子脱落到脚腕，她连忙弯腰提裤子，在弯腰的一刹那，一眶眼泪委屈地挂到胸前，湿了两片衣领。

“翁梨，你知道吗，丢了多少钱？搜到没有？”

“一个上岗小姐的皮夹子丢了，里面有一千多元，我出来的时候，两个培训老师还在更衣室里一个个地检查。”

“怎么是‘检查’，明明是搜查！”

“我们高级班的培训老师对我们说，是公司领导要她们检查一下所有人的东西，希望我们能配合。”

“这叫配合？让人脱衣服、解裤带？我一想到刚才的场面，心里……”君君无法形容自己的感觉，她最不能容忍被人猜疑、误解，更何况，是被当作“小偷”怀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地被“检查”，而且，是搞突然袭击，当时，她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反抗或反对，不是更可疑了吗？只好脱、只好解。但这会儿，她回过神，像踩了一只耗子，吞了一个苍蝇，浑身起疙瘩。但她不想用“耗子”和“苍蝇”来描述此时此刻的心情，尤其在吃饭的时候。可这口气实在咽不下，肚子都气胀了：“翁梨，其实，我们可以告他们的，这不是对我们人身的侵犯吗？她们有什么权力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们每个人都当做怀疑对象，这不是侮辱人吗？”

“君君，别说气话了，生那么大气有什么用。告谁？告培训



部的老师还是告公司?告老师,没意思,她们也是普通群众。告公司?这个通联公司的总部在北京,直属一个部队的后勤部,后台很硬的,你告它,不是鸡蛋碰石头?!算了,还是冷静一点吧,说过了,气过了,OK,何必跟自己过不去。你不想想,我们交了钱来培训什么?公司不就是提供一台电脑,让我们整天坐在那儿练字、打字,打字、练字,根本没学到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想留在这个公司工作,做拷台小姐,月工资一千五,这对我们来讲,太可观了,我们将来只有一张职校文凭,哪个单位都不认,找工作很难的。”翁梨推心置腹地说了大实话。也许是父母不在她身边的缘故,她显然比君君世故,能屈能伸、任劳任怨。来肯德基店的一路上,尽管君君反复问她进更衣室老师是怎么对待她的,她说得很含糊,只字不提“解背带裤”的情节,她不能火上加油。就是烧成一团火,又能怎么样?还是息事宁人为好。“吃吧,不吃多可惜。我带头吃,祝你生日快乐!”翁梨举起可乐的杯子,又悄悄地吩咐自己,再说点快乐的事,让君君把眉头打开。“君君,我们都十八岁了,想想多可怕,我还记得,我八岁过生日,我妈妈用碎布、碎棉花给我做了一个大娃娃,和我一样高,妈妈说,八岁大姑娘了,要和爸爸妈妈分开睡了,这大娃娃可以当枕头,陪我睡觉,就会睡得特别踏实,天天做好梦。但我抱着布娃娃哭了起来,因为,妈妈说我是‘大姑娘’了,那么,很快就是个‘老姑娘’了?我不愿意‘老’,一想到‘老’,我就号啕大哭。一转眼,十八岁,我们还没有工作,可再一晃,二十八、三十八……”她本想说些轻松的话,但说来说去,又老话重提。找工作的问题,确实是她们的当务之急。

君君也端起盛可乐的一次性杯子,送到嘴边,小小地抿一口,辣蓬蓬的可乐,有点刺激,是她最爱喝的一种饮料,但这会儿,可乐含在嘴里,君君感到难以下咽,堵在胸口的一块东西好



像在不断膨胀，一直蔓延到嗓子眼，整个喉咙像被淤泥堵塞的河道，水流不过去了。君君只得把嘴里的一小口可乐吐在餐巾纸上。

“你怎么搞的？”翁梨连忙把自己的那张餐巾纸也递给君君。

“就是……心里堵得慌。”君君用手按摩自己的胃。

“你不吃点东西，下午要饿的，六点钟才下班呢。”

“下午，我不想去上班了，我有点不舒服。”

“不上班怎么行，公司不是有规定，培训生不许请假，生病都不许旷课的。”翁梨把盘子里原封不动的鸡腿、薯条装进一只塑料袋：“带着吧，放在职工食堂里，下午喝水的时候，你可以抓紧吃一点垫垫肚子，饿起来胃里更加不舒服了。”

“公司的有些规定、有些做法都是很无人道的，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君君知道，堵在她心里的“东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像爆米花的那个铁锅里本来就装着玉米粒，到一定的火候，玉米粒突然膨胀，一小把的玉米粒才把整个铁锅塞满的。而今天的被“搜查”（决不是什么“检查”），就是那种使玉米粒变玉米花的“火候”，把她这个铁锅“嘭”地炸响了。

“君君，这里不是学校，我们出来找工作，马上就要走上社会了，不能太心直口快的。这些话到我这儿为止，不要对其他同学说，有人要是别有用心，把你的话散布出去，你别想再升高级班，更别想在这个公司里上岗。你要知道，就像走围棋一样，黑的白的有很多棋子，但棋盘上的空眼可不多，你的成绩又冲锋在前的，把你挤一下，实实在在的是挤出一个位子，你千万别犯傻啊！”翁梨说的都是最知心的话。

“翁梨，你想得那么复杂？！”君君对翁梨始终刮目相看，几乎每一次交谈，她都能从翁梨身上发现一些从前所没有发现的东



西，翁梨身上好像有好多层保护色，每一层的颜色和图案都不同，让你看不透她到底属于哪一种色彩、哪一种风格。

“不是我想得复杂，本来就是这么复杂。”翁梨拎起塑料袋：“走吧，快到上班时间了。”

“翁梨，我，我真的想请假，今天怎么搞的，很没劲，从早上开始就晦气，我妈妈一起床就说要陪我爸爸去医院检查……”君君站了起来却挪不开脚步。在她面前是一扇宽大的玻璃窗，窗外就是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的马路，过路的行人虽然都素不相识，但君君觉得，看陌生人一张张不同的脸也要比看电脑屏幕上的一行行枯燥的字有趣。

“什么有劲没劲的，不要瞎想，你以后就会有体会了，找不到工作一天到晚晃在家里才叫没劲呢！走，上班去。”翁梨一边离开吧台式的长条的桌子和椭圆的凳子，一边拽着君君往店门外走去。

君君很勉强地跟着翁梨走进公司所在的那幢高达二十八层的商务大厦。这是一幢由蓝色玻璃幕墙组成的现代建筑，衬着蓝天的一块块巨大的蓝色玻璃，好像是海水浸染的，蓝得剔透，蓝得神秘，蓝得悠远。第一天由职校老师带着走进这幢商务大厦时，看到那些粉妆淡抹、穿着名牌套装、名牌皮鞋的“office 小姐”臂腕里插着文件夹，说话柔声细气，举止优雅礼貌，君君羡慕她们，如果能像她们，在这样现代的办公大楼里上班，就像演电视剧，演白领小姐，每天的生活如同做梦一样精彩了。但是，真的走进这幢商务大厦，蓝色的“梦”被打破了，别的不说，就说每天进大楼、上电梯，她们就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公司严格规定，她们这些培训生不许和公司的各级领导一同进电梯，所以，一到电梯口，她们得格外小心地观察每一个等电梯的人，只要有“领导”在，得让领导先上。麻烦的是，来公司培训，除了认识培训



部的领导和老师，其他的公司领导，谁也没见过，又不许“交头接耳地议论”，更不可随便打听了，她们只能凭感觉猜领导。反正，君君总是提早进大厦，等齐了同学，“呼呼隆隆”的一块儿挤进电梯。但这天中午，她们回公司的时间稍晚了一点，出去找饭吃的同学基本都回到了机房，更不巧的是，公司大大小小的领导似乎一块儿在外面开会回来，君君在看到领导们三三两两地向电梯口走来时，她多么希望电梯的门马上打开，能够先送她们上楼，可电梯的指示灯偏偏亮着“8”字却迟迟不动了。八楼在干什么?!好不容易等到“8”字变7、变6、变2、变1，一些领导已到达电梯口，自动的电梯门恰到好处地打开，领导们三三两两地进电梯，眼睛都没朝礼貌相让的翁梨、君君看一看。电梯关了门上升，3、6、7、8，一层层地停。君君抬着头看红灯变换的阿拉伯数字，心里在胡乱地想道：连电梯都长眼睛，专门为领导提供方便，偏要跟她们过不去。

“啊呀，上课要迟到了，今天下午，老师要来我们高级班抽查代码。”翁梨急得直跺脚，迟到要吃罚单，她虽然从来没有犯纪律的记录，难得被罚无关紧要，但翁梨一心想以最优秀的表现和最优异的成绩顺顺当当地留在这个中外合资的通联寻呼公司上岗。“刚才，我们蛮好走上去，不要等电梯!”

要爬十二楼，我可没力气!”君君说：“我们进大楼的时候没有迟到，是让领导给让迟到的，其实，他们领导应该让我们先上电梯，他们反正无所谓迟到不迟到，也不用挨罚。我们把情况向老师讲清楚，做老师的应该通情达理。”

“你想得天真。”翁梨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额头上都渗出了细细的汗。

“我们不是存心迟到，确实是因为不能和公司领导一起上电梯，否则，我们已经到了机房。这能怪我们?”君君自以为有